

柯南道尔诞辰150周年

全球“福迷”权威插图本

SHERLOCK HOLMES: THE COMPLETE NOVELS AND STORIES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柯南道尔诞辰150周年纪念版
全球“福迷”权威插图本

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

SHERLOCK HOLMES: THE COMPLETE NOVELS AND STORIES

[英] 柯南道尔◎著 贾文浩 贾文渊◎译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目录

- 马斯格雷夫仪式案 /1
 - 赖盖特之谜 /17
- 驼背人 /34
 - 住院病人 /49
- 希腊语译员 /66
 - 海军协定失窃案 /83
- 最后一案 /114
 - 空屋案件 /129
- 诺伍德的建筑师 /146
 - 跳舞小人符号案件 /166

- 孤身骑车人 /186
 - 修道院公学 /203
- 黑彼得 /229
 - 查尔斯·奥古斯塔斯·米尔弗顿案件 /246
- 六座拿破仑石膏像 /259
 - 三个大学生 /277
- 金边夹鼻眼镜 /293
 - 失踪的中后卫 /312
- 阿比农庄案件 /330
 - 第二片血迹 /349
-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/372

马斯格雷夫仪式案

我的朋友夏洛克·福尔摩斯有一点与众不同的性格，让我感触颇深。他在思想方法方面条理清晰，系统性极强；他在着装方面色调庄重，风格矜持；可他从来把生活环境搞得凌乱不堪，让同住的室友感到心烦。这倒不是说我在这方面讲究什么起码的传统规范。我在阿富汗时工作环境杂乱无章，加上我本来就有放荡不羁的性情，所以我比较懒散，不太符合一位医生应该有的习惯。不过我自己对不整洁的容忍还是有个限度的。要是我看见别人把雪茄烟存放在煤桶里，把烟斗丝堆在波斯拖鞋里脚趾头的位置，还用一把折刀将尚未答复的信件拦腰扎在木制壁炉架中央，我就不由得要摆出一副道德家的派头了。此外，我向来认为，用手枪练习射击应当明确定义为一种户外消遣，而福尔摩斯一时心血来潮，坐在扶手椅里不挪动身子，就抓起手枪和百发弹夹，用弹孔装饰对面墙壁，这倒不乏维多利亚王室的爱国主义精神，不过我强烈感到，这既不能改善我们室内的空气质量，又无助于改善屋子的外观。

我们的房子里经常塞满了化学药品和罪犯的物证，这些东西经常乱放在意想不到的地方，有时出现在黄油碟子里，有时出现在让人更加不愿看到的地方。可我的最大心病是他的那些文件。他最害怕销毁文件，尤其害怕销毁与他办过的案子有关的文件，他每隔一两年只能打起一次精神，归纳整理自己的文件。在我这些互不连贯的回忆录里，我在某些地方曾经提到过，只有他做出非凡的业绩，并因此扬名，他才会突然热情洋溢，但他在随后一段时期中会变得无生气，每日无所事事，只凭拉小提琴和读书消遣，整天的活动范围就是从沙发到桌子跟前，除此之外不做任何活动。就这样，从一个月到另一个月，他的文件越积越多，屋里每个角落都堆放着一捆捆文件，他绝不烧毁这些文件，而且除了他本人外，谁也休想整理。在一个冬天的夜晚，我们一起坐在炉火前，我壮着胆子向他提出，等他把摘要抄进摘录簿后，请他花费两个钟头时间，把房间整理得稍稍适于居住一些。他无法反驳我这个正当要求，板着脸孔走进寝室，出来时拖着一只大铁皮箱子。他把箱子放在地板中央，拖来个小凳



蹲坐在大箱子跟前，打开箱盖。我见箱子里三分之一空间已经装上了文件，文件用红带子分别绑成一个个小捆。

“华生，这里有足够多的案件，”福尔摩斯用调皮的目光望着我说道。“我想，假如你知道我这箱子里装的是什麼，准会要我把一些文件取出来，而不是把其他文件装进去了。”

“这么说，这是你早期办案的记录？”我问道。“我一直希望对这些案件做些笔记呢。”

“是啊，我的朋友，这些是我的传记作家还没替我树碑立传时我办过的案子，”福尔摩斯动作轻柔，仿佛在抚摸宠物，把一捆捆文件取出来。“华生，这些不一定是成功的记录，”他说道，“不过其中也有许多很有趣的案子。这是塔尔顿凶杀案记录，这些是范贝里酒商案、俄国老妇人案破案记录、铝制拐杖奇案、瘸子里科里特和他可恶妻子的完整记录。这里还有一件，啊，这桩案件才真正算得上罕见呢。”

他把手伸进箱子，从箱底取出一只能抽拉盖子的小木匣，好像装儿童玩具的盒子。福尔摩斯从匣子里取出一张皱巴巴的纸片、一把老式铜钥匙、一只缠着线球的木钉和三个生锈的旧金属圆片。

“喂，老伙计，你猜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？”福尔摩斯看着我露出迷惑的表情，不禁露出微笑。

“简直像一堆古怪的收藏。”

“的确非常古怪。要是你了解围绕这些东西发生过的故事，会感到更加奇怪呢。”

“这样说来，这些遗物还能引出一段历史了？”

“不仅能引出一段历史，而且它们本身就是历史。”

“这话怎么讲？”

夏洛克·福尔摩斯把一件件物品取出来，沿桌边摆成一行，然后坐回椅子上打量着这些东西，两眼露出满意的神色。

他说道：“这些都是我破解马斯格雷夫仪式案的纪念品，能让我回忆起那次破案经历。”

我曾不止一次听他提起过这桩案子，却始终没机会了解全部案情。听他这么一说，我说道：“如果你肯详细讲给我听，那我就太高兴了。”

“这么说，地上这些东西可以原封不动了？”福尔摩斯用调皮的腔调嚷道，“华生，你的整洁愿望又要落空了。不过我很高兴你在案例记载中加进这桩案子。因为这桩案子有些非常独特的地方，不仅没有在国内犯罪记载中发现过，我相信在国外也极为罕见。收集我那些微不足道的成就，却不记载这桩奇案，就算不上完整。”





“你还记得‘格洛里亚·斯科特’号三桅帆船案件，其中有我与那个不幸老人的一次谈话，是他首次让我想到做一名侦探，后来我果然将侦探当成自己的终身职业。现在你看，我已经远近闻名，无论是公众，还是警方，遇到疑难案件，都把我当成最高上诉法院来请教。你我初次认识的时候，我正接手调查一桩案子，就是你在‘血字的研究’中记录的那个案子，当时我的生意并不十分兴隆，不过已经有了很多主顾。你很难想像出，我搞这个职业起初有多困难，我经过长期努力，才终于取得一点进展。

“当初我来到伦敦，在大英博物馆拐过去的蒙塔格街上租了套公寓，利用充足的闲暇时光，专心研究科学的各门分支，以便将来提高工作效率。时而有人找我破个案子，主顾大半是我的一些老同学介绍来的。因为我在大学的最后一年，人们经常议论我和我的逻辑推理方法。我破的第三个案件就是马斯格雷夫仪式案。这桩案子里的一系列奇特案情都让我深深发生了兴趣，破案结果证明，那是一桩后果极其危险的重大案件，由此，我便朝着从事如今这一职业迈出了第一步。

“雷金纳德·马斯格雷夫和我是同一所大学的校友，我和他很少交往。他在大学生中人缘不是很好，人们认为他十分高傲。不过我从来就认为，高傲只





是外在表现，其实是想设法掩盖极端羞怯的内在天性。他的外表极富贵族子弟特征，身材瘦削，鼻梁高，眼睛大，反应慢条斯理，举止温文尔雅。他倒的确是这个王国一个古老家族的后裔。不过他家这一支是家族里的次子，在十六世纪的某个时候，从北方的马斯格雷夫家族中分出来，定居在苏塞克斯郡西部，他家的产业是赫尔斯通庄园，那也许是该地区至今还有人居住的最老建筑了。他的出生地似乎有许多事物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，我一看到他白皙的皮肤、敏锐的表情、脑袋的姿势，就会联想起那座封建古宅里灰暗的拱形走廊、狭窄的高窗以及各种其他遗迹。有一两次我们不由自主随意交谈过几句，我记得他不止一次表示说，对我的观察和推理方法很感兴趣。

“一天早晨，他到蒙塔格街的公寓来找我。在这之前，我们有四年没见过面，可是他变化不大，他从来就穿戴得像个大花花公子，这时他看上去依然像个上流社会的年轻人，依然保持着从前那种高贵的温文尔雅风度。

“‘马斯格雷夫，一向好吗？’我们热情握手，我问候道。

“‘你大概听说过我父亲去世了，’马斯格雷夫说道，‘他是两年前去世的。从那时起，我只好接手管理赫尔斯通庄园。我还是我们那个区的议员，整天相当忙碌。福尔摩斯，以前我们都为你的本领深感惊奇，我听说，你已经应用在实际工作中了，是吗？’

“‘是啊，’我说道，‘我已经在靠我的智慧谋生了！’

“‘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，因为我就是为此来请教你的。你的指教对我极其宝贵。我在赫尔斯通遇到许多非常奇怪的情况，警察也查不出任何头绪。真是桩最不寻常的怪事，让人莫名其妙。’

“华生，你可以想像出，我听他说这番话的时候，心里有多么急不可耐。几个月来我无所事事，一直渴望得到个一展身手的机会，现在机会终于找上门来了。我内心深处有一种信念，相信别人干不成的事，我能干成，现在我有机会试一试自己的身手了。

“‘请把详情告诉我吧，’我大声说道。

“雷金纳德·马斯格雷夫在我对面坐下来，把我敬他的香烟点上。

“‘你应该知道，’他说，‘虽然我是个单身汉，可我在赫尔斯通庄园不得不雇用一大批佣人，因为那是一座凌乱的旧庄园，需要很多人照料。我也保持了原来的传统，在狩猎野鸡的那几个月，我要在宅子里举办持续几天的家宴，缺乏人手是不行的。算起来，我那里一共有八个女仆，一个厨师，一个管家，两个男仆和一个听差。花园和马厩还另有一班人。

“‘在仆人中为我们家服务时间最久的是管家布伦顿。我父亲当初雇他时，他是个不称职的小学校长。但他精力旺盛，个性很强，很快就成为家里无法替代的人物了。他身材适中，长相英俊，前额很高，虽然和我们相处已经二



十年了，但如今年龄还不满四十岁。他个人条件极佳，还有许多非凡的才能，他会说好几种语言，几乎所有乐器都会演奏，奇怪的是，他长期做仆役工作竟感到满足。不过我看他是安于现状，缺乏改变现状的精力。凡是拜访过我们的人都记得赫尔斯通庄园的这位管家。

“‘不过，这个模范人物也有毛病，就是有点像唐璜^①，你可以想像出，在偏僻的乡间，他这样的人扮演风流浪荡公子的角色是毫不困难的。他结婚后事情平息下来，但他妻子去世后，他就给我们惹来无穷无尽的麻烦。几个月前他与我家的二等使女雷切尔·豪厄尔斯订了婚，我们以为这下他可以重新稳定下来，结果他把雷切尔抛弃了，又跟猎场看守人的女儿珍妮特·特雷格里丝搅在一起。雷切尔是一个很好的姑娘，可是具有威尔士人好冲动的急躁脾气。她得过一场脑膜炎，这一两天才开始下床走动，与过去相比，简直变成个黑眼睛的幽灵了。这是我家赫尔斯通上演的第一出戏。可是第二出戏上演后，人们立刻把第一出忘了个干净。这第二个戏剧性事件，是管家布伦顿失宠后被

① 唐璜：西班牙传说中的人物，是个淫荡的风流贵族，许多同名诗歌、戏剧、歌剧中的男主角。——译注



解雇。

“事情经过是这样的：我刚才说过，这个人很聪明，可是正由于他聪明才导致了他身败名裂，因为他对与自己根本无关的事显得过分好奇。我完全没有料到他的好奇心竟如此强烈。后来发生了一件纯属偶然的事情，我对此才有所了解。

“我说过，这个宅子十分凌乱。上星期有一天，确切说是上个星期四的晚上，我吃过晚餐后，喝了杯非常浓的咖啡，这事做得很不明智，结果我翻来覆去久久不能入睡，一直折腾到凌晨两点钟，我感到毫无希望入睡了，就干脆起身，点燃蜡烛，打算继续看一本还没看完的小说。可我把这本书丢在弹子房了，我就穿上晨衣走出卧室去取书。

“去弹子房要下一段楼梯，还要穿过一条走廊。那条走廊通往藏书室和枪械室。我朝走廊望去，见一道亮光从藏书室敞开的门里射出来。你能想像出我当时感到多么惊奇。上床睡觉前，是我亲自熄灭藏书室的灯，还把门也关上了。我的第一个念头自然是来了盗贼。赫尔斯通庄园的走廊墙壁上装饰着许多古代武器的战利品。我从上面取下一把战斧，然后，把蜡烛留在身后，蹑手蹑脚穿过走廊，朝敞开的门里面窥视。

“结果是管家布伦顿呆在藏书室里。只见他全身正装，端坐在一把安乐椅上，腿上摊着一张纸片，看上去像是一张地图。他手托前额，正在沉思。我惊得呆住了，一声也不吭，站在暗处看他要做什么。桌边点着一支小蜡烛，借着微弱的烛光，我看得出他衣着整齐。就在我观察的时候，他忽然离开椅子站起身，走向屋子另一边的一个写字台，打开锁，拉开一个抽屉，从里面取出一份文件，然后回到原来的座位，把文件平铺在桌边的蜡烛旁，开始聚精会神地研究起来。我见他检查我们家的文件竟如此气定神闲，不禁勃然大怒，不禁向前跨了一步。布伦顿抬头一看，见我站在门口，一下子跳起身，脸吓得铁青，连忙把原先研究的那张海图似的文件塞进怀中。

“我说：‘好哇！你就这样报答我们对你的信任。明天你就给我离开。’

“他一副焦头烂额模样，对我鞠了一躬，一声不吭就从我身边溜走了。蜡烛依然摆在桌子上，借着烛光，我看了一眼布伦顿从写字台里取出的文件。出乎我的意料，那份文件根本无关紧要，不过是一种奇特的古老仪式中用的问答词。这种仪式叫“马斯格雷夫仪式”，是我们家族的特有仪式。过去几个世纪来，凡是马斯格雷夫家族的人，成年时都要通过这种仪式，那只是我们家族的人自己才关心的事情，就像我们自家的纹章族徽一样，或许考古学家稍稍感到些兴趣，但是没有任何实际用处。’

“‘我们等一会儿最好再谈谈那份文件的内容，’我说道。

“‘如果你认为确实有必要，好吧，’马斯格雷夫的回答有些迟疑。‘我接



着讲下去。我用布伦顿留下的钥匙重新把写字台锁好，刚要转身走开，不料那管家又回来了，就站在我面前，我不由吃了一惊。

“他感情激动，声音嘶哑，高声喊道：“马斯格雷夫先生，我无法忍受这种耻辱，先生。尽管我地位卑微，但从来重视自己的荣誉，受这种耻辱等于要了我的命。先生，如果你把我逼上绝路，那我这笔债却要算在你头上，我说话算话。先生，如果因为这事你不能留我，那么，看在上帝份上，请让我向你提出申请，在一个月內离开，就如同我自愿辞职。马斯格雷夫先生，我可以接受辞职，但不能让所有熟人知道我是被赶走的。”

“我答道：“布伦顿，你不配得到这么多报答，你的行为极不光彩。不过，既然你在我家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也不愿让你当众受辱。不过一个月太长。给你一个星期，随便找个什么理由都行。”

“他绝望地叫道：“只有一个星期？先生？两个星期吧，我说，至少两个星期！”

“我重复道：“一个星期。你该认为对你已经非常宽大了。”

“他脑袋耷拉在胸前，一副绝望神色，悄悄走开了。我吹熄灯，回到自己房里。

“以后两天，布伦顿工作非常勤奋，恪尽职守。我绝口不提发生过的事，怀着一种好奇心，等着看他如何掩饰自己的耻辱。他平时总是在早餐后来见我，接受我对这一天工作的指示，可他第三天早晨没来。我从餐厅出来碰巧遇到女仆雷切尔·豪厄尔斯。我刚才对你说过，这位女仆最近刚刚病愈复原，一副疲惫模样，脸上也没有血色，我便告诫她不要干活。

“我对她说：“你该卧床休息，等身体结实些再工作。”

“她望着我，脸上带着非常奇怪的表情，我不禁怀疑她脑子受了疾病的侵袭。

“她说：“马斯格雷夫先生，我身子够结实了。”

“我回答道：“我们得听大夫的。你现在必须停下手头的工作，你下楼的时候，告诉布伦顿，就说我要找他。”

“她说：“管家走了。”

“我问道：“走了？上哪儿去了？”

“她说：“他走了，谁也没看见他。他不在房里。啊，是的，他走了，他走了！”雷切尔说着，靠在墙上，一声又一声尖声狂笑，她这种歇斯底里发作，把我吓得毛骨悚然，我急忙跑过去打铃叫人帮忙。仆人们把姑娘搀回她的房间。我向她询问布伦顿的情况时，她依然尖声惊叫着，不停地抽泣。毫无疑问，他确实不见了。他的床昨夜没有人睡过。自从前一天夜里他回到房间以后，就再没有人见过他。也很难查明他是怎样离开宅子的，因为人们发现，早晨门窗



都还闷着。他的衣服、他的表、他的钱，一切都在他屋里，只有他通常穿的那套黑衣服不见了。他的拖鞋也不见了，但他的靴子还在。那么，管家布伦顿深夜消失，会上哪儿去呢？他现在下落如何呢？

“‘我们当然把整个宅子从地下室到阁楼上上下下都搜索了一遍，可是连他的影子都没有。我说过，这座老宅子简直像个迷宫，那些原封未动的古老厢房更像迷宫，那里现在根本没人住。可我们彻底搜索了每个房间和每个地下室，结果连失踪者的一丁点痕迹都没找到。他抛弃所有财物空手而去，我觉得难以置信，再说他又能得到什么地方去呢？我叫来了当地警察，但也无济于事。前一天夜里下过雨，我们察看宅子四周的草坪与小径，结果也是徒劳。就在这种情况下，忽然事情有了新进展，我们的注意力从原来这个疑团上岔开了。

“‘两天来，雷切尔·豪厄尔斯病得很厉害，有时神志昏迷，有时歇斯底里，我便雇了一个护士夜里陪她。布伦顿失踪后的第三个夜晚，护士见病人睡得香甜，便坐在扶手椅上打盹，可她第二天清晨醒来，发现床上没人，又见窗户敞开，病人不见了。护士连忙叫醒我，我带了两个仆人，立即出发寻找失踪的姑娘。她的去向不难辨认，从她窗下开始，我们可以沿着她的足迹，毫不费力就穿过草坪，来到小湖边。结果，足迹在石子路附近消失了，而这条石子路是通往湖边的。这片小湖有八英尺深。我们在湖边没找到这个可怜疯姑娘的足迹。你可以想像出我们当时的心情。

“‘当然，我们立即动手打捞，想要找到她的遗体，但是根本没找到，却捞出一件最意想不到的奇怪东西。那是一只亚麻布袋子，里面乱七八糟装着一堆金属物件，早已生锈，污秽不堪，此外还有几件脏兮兮的水晶制品或玻璃制品。我们从湖中只捞出这些奇怪的东西。昨天我们竭尽所能到处搜索、询问，可是对雷切尔·豪厄尔斯和理查德·布伦顿的下落仍然一无所知。郡里的警方已经智穷才竭。我最后只好来找你了。’

“华生，你可以想像出，我当时急切地倾听着这一连串离奇事件，设法把这些情况拼在一起，找出所有事件的共同主线。管家不见了。女仆不见了。女仆曾经爱过管家，不过后来又有理由怨恨他。姑娘有威尔士血统，性情急躁易于冲动。管家失踪后，她立刻变得万分激动。她把装着奇怪东西的袋子投进湖中。这些都是该考虑的因素，但是没有哪个因素触及到了事情的本质。这一连串事件的起点是什么？现在我们只看到了这一连串错综复杂事件的结尾。

“我说道：‘马斯格雷夫，你的管家认为值得花费时间读那份文件，甚至不惜冒着丢掉职业的危险也要读。那我也必须看看那份文件。’

“‘我们家族的仪式是件非常荒唐的事情，’他回答道。‘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找个托词，说这种古代的遗存毕竟还有些可取之处。如果你愿意过目，我带



着这份仪式上问答辞的抄件。’

“华生，马斯格雷夫就把现在拿在我手里的这份文件递给我，这就是马斯格雷夫家族中每个人成年时都必须朗读的问答对话。下面我照原样把问答词读给你听听。

“‘它是谁的？’

“‘是那个逝者的。’

“‘谁应该得到它？’

“‘那个即将到来的人。’

“‘太阳在哪里？’

“‘挂在橡树上方。’

“‘阴影在哪里？’

“‘在榆树下面。’

“‘怎样测到它？’

“‘向北十步又十步，向东五步又五步，向南两步又两步，向西一步又一步，就在下面。’

“‘我们该拿什么去换取它？’

“‘我们所有的一切。’

“‘为什么我们该拿出去？’

“‘为了守信。’

“马斯格雷夫说道：‘原件上没有日期，文字用的是十七世纪中叶的拼写法。不过，我恐怕这对你破解疑案没有多大帮助。’

“我说道：‘至少它又给了我们一个谜，而且比原来那个谜更有趣。揭开一个谜，另一个也就解开了。请你原谅我这么说，马斯格雷夫，照我看，你这位管家似乎是个非常聪明的人，而且比他主家十代人的头脑更清楚。’

“马斯格雷夫说道：‘我几乎跟不上你的思路。我觉得这份文件没什么实际意义。’

“‘照我看，这份文件大有实际意义。我猜想，布伦顿和我的看法一致，他可能在那天夜里你抓住他以前早已看过这份文件了。’

“‘这是很可能的。我们从未留心把它藏起来。’

“‘据我推测，他最后这次偷看文件，不过是想把上面的内容记得更清楚些。我听你说，他当时正在用一种地图或者草图跟这个文本对照，你一进去，他就慌忙把那张图塞进衣袋里。’

“‘的确是这样。不过他跟我们家族这种旧习俗有什么关系呢？而这个无聊的家族仪式又有什么意义呢？’

“‘我认为查明这个问题不会有很大困难，’我说道，‘如果你同意，我们可



以乘头班火车去苏塞克斯郡，在现场把这事深入调查一下。’

“我们两人当天下午就到了赫尔斯通。可能你早已在照片上见过这座著名的古老建筑物，也看过它的文字记载，我就不详细介绍了，只想说明那是一座L形的建筑物。长的那排房子是比较近代样式的，短的一排是古代遗留下来的，其他房屋都是在这个基础上扩展出去的。旧式房屋中部有个低矮笨重的门楣，他家的门楣上刻着一六〇七年这个年代。不过行家们都认为，那屋梁和石砌构件的实际年代更加久远。旧式房屋的墙壁又高又厚，窗户都很小，所以这家人上一世纪就不得不盖起那排新房。现在旧房仅仅用做库房和酒窖。房子四周是个豪华的花园，有挺拔的古树，我的委托人提到的那个小湖紧挨着林阴道，离房屋约有二百码远。

“华生，我当时就已经确信，这三个谜并非相互没有关联，其实只是一个谜。只要能正确理解‘马斯格雷夫仪式’的意义，就一定能抓住线索，查明与管家布伦顿和女仆豪厄尔斯两人有关的事实真相。于是我全力以赴地干这件事。为什么那个管家急于掌握那个古老仪式套话的含义？显然他看出了其中的名堂，而这个家族的历代乡绅们对此却没有留意过。布伦顿指望从中牟取私利。那么，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它对管家的命运又有什么影响呢？

“我把仪式的问答辞读了一遍，便觉得一清二楚了，其中提到的距离，起点一定是其他词语暗示出的某个位置，如果能够找到这个位置，我们就走上了揭穿秘密的正确途径，马斯格雷夫家的先祖认为，有必要用这种奇妙的方式使后代铭记这个秘密。我们得知，这个位置的起点是两个参照标志：一棵橡树和一棵榆树。橡树不是个问题。房子正前方，车道左侧，在橡树丛中有一棵最古老的橡树，我平生从未见过那么高大的树。

“‘起草你家仪式问答辞的时候就有这棵橡树了？’我们乘车经过时，我问道。

“‘很可能在诺曼人征服英国时，就有了，’马斯格雷夫回答道，‘这棵橡树足有二十三英尺粗呢。’

“我猜中的一点得到证实了，我便问道：‘你家有老榆树吗？’

“‘那边过去有一棵很老的榆树，十年前被雷电劈了。我们就把残树桩锯掉了。’

“‘你能指出那棵榆树的位置吗？’

“‘啊，当然可以了。’

“‘没有别的榆树了吗？’

“‘没有老榆树了，不过有许多新榆树。’

“‘我很想看看这棵老榆树原来的位置。’

“我们乘坐的是两轮轻便马车，没有进屋子，委托人直接把我带到草坪的





一个坑洼处，那就是榆树过去生长的地方。这地方几乎就在橡树和房屋的正中间位置。我的调查看来有进展。

“‘我想我们不可能知道这棵榆树原来的高度吧？’我问道。

“‘我立刻就能告诉你，树高六十四英尺。’

“‘你怎么知道的？’我吃惊地问道。

“‘我以前的家庭教师经常叫我做三角练习，往往是测量高度。我在少年时代就测算过庄园里每棵树和每幢建筑物的高度。’

“这真是意外的幸运。得到这些数据比我希望的还快啊。

“‘告诉我，’我问道，‘你的管家问过你同样的问题吗？’

“雷金纳德·马斯格雷夫吃惊地望着我。‘你这一问我倒想起来了，’他回答道，‘几个月前，布伦顿同马夫发生过一场小争论，他的确向我问过榆树的高度。’

“华生，这真是个绝妙的信息，因为这说明我的调查路子对头。我抬头看了看太阳，日头已经偏西，我算出，用不了一个钟头，就会偏到老橡树最顶端的枝头上方。仪式中提到的一个条件满足了。而榆树的阴影一定是指阴影的远端，不然为什么不选树干做标杆呢？我必须寻找太阳在橡树枝头上方时，榆树



阴影的最远端落在什么地方。”

“那一定非常困难的，福尔摩斯，因为榆树已经没了，”我说道。

“嗯，至少我知道，既然布伦顿能找到的，我也能找到。其实这并不困难。我和马斯格雷夫走进他的书房，削好这个木钉，我把这条长线拴在木钉上，每隔一码打一个结，然后拿了两根钓鱼竿绑在一起，总长度正好是六英尺，便和我的委托人回到老榆树旧址。这时太阳正好偏过橡树顶。我把钓竿一端插进土中，记下阴影的方向，丈量了阴影的长度，影子有九英尺长。

“计算起来当然很简单。

若竿长六英尺时投影为九英尺，则树高六十四英尺时投影就是九十六英尺。而钓竿阴影的方向自然也就是榆树的方向了。我丈量出这段距离，差不多就达到了庄园的墙根。我在这个位置钉下木钉。华生，我发现离木钉不到两英寸的位置，地上有个锥形小洞，你可以想像我当时有多兴奋了。我知道这是布伦顿丈量时做的标记，我在紧紧追寻着他的踪迹呢。

“在这个起点上，我们首先用我的袖珍指南针确定方向，然后开始步测，与宅子墙壁平行向北走二十步，钉下一个木钉。然后我小心向东走了十步，又向南四步，正好到了旧房子大门的门槛下。按照仪式词谕指示的地点，再向西迈两步，结果走到了石板铺的步道上。

“华生，我从来没有感到那么扫兴过，我失望极了，一时觉得，我的计算一定有根本性的错误。斜阳把步道路面照得通亮，我看到甬道上铺的那些灰色石板，虽然古老，而且被过往行人踏出了凹痕，但仍然用灰泥牢牢粘结在一起，肯定多年来没人移动过。布伦顿显然没有在此地下手。我敲了敲石板，到处声音都一样，石板下面没有洞穴和裂缝。不过，幸而马斯格雷夫开始体会到我那番活动的用意，也表现得跟我一样兴奋，拿出手稿核对我计算的结果。



“‘就在下面，’他高声喊道，‘你忽略一句话：就在下面。’”

“我原来认为，我们需要进行挖掘，他这一说，我当然立即明白我想错了。‘这么说，步道下面有个地下室？’我大声问道。”

“‘是的，地下室跟这些房子一样古老，就在下面，从这扇门进去。’”

“我们沿一道曲折的石阶走下去，我的同伴划了一根火柴，点着了放在墙角木桶上的一盏大提灯。我们顿时就明白了，这正是我们要找的地方，而且最近几天来过此地的并不仅仅是我们两个人。”

“这里原先是用作堆放木料的仓库，可是本来显然散乱在地上的圆木，现在都让人堆放在两旁，为的是在地中间腾出一块空地。空地上有块沉重的大石板，石板中央安着生锈的铁环，铁环上绑着一条黑白花格子厚围巾。”

“‘上帝啊！’我的委托人喊起来。‘那是布伦顿的围巾，我发誓，我见他戴过这条围巾。这个恶棍来这里干什么？’”

“按照我的建议，我的委托人召来两名当地警察。我抓住围巾，用力提那块石板。可是我只能稍稍挪动一点点，最后还是靠一名警察帮忙，我才勉强把石板挪到一旁。石板下露出一个黑洞洞的地窖口，我们都向下凝视着。马斯科雷夫跪在地窖旁，把提灯探进去。”

“我们看到，地窖大约七英尺深，四英尺见方，下面一侧有个箍着黄铜箍的小木箱，箱盖已经打开，锁孔上插着这把形状古怪的老式钥匙。箱子外面积尘很厚，受到蛀虫和潮湿的侵蚀，木板已经腐朽，里面长满了青灰色的木菌。箱底散放着一些金属圆片，显然是旧时的硬币，跟我手里拿的这些一样，除此之外，箱子里没有别的东西。”

“不过，我们当时顾不上管这只旧木箱，因为我们的目光落在了一件东西上。那东西蜷缩在木箱旁边，是一个人的形状，穿着一身黑衣服，蹲在那里，前额抵在箱子边上，两臂抱着箱子。这种姿势使他全身的凝血都聚在了脸上，谁也没认出这张扭曲的猪肝色面孔。我们把尸体拉出来，他的身材、衣着、头发，以及其他的一切都让我的委托人看出，死者就是那个失踪的管家。这个人已经死了几天，但身上并无伤痕，无法说明他如何落得这般下场。尸体运出了地下室，但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个难题，这道难题跟我们开始时遇到的难题一样难以破解。”

“华生，进展到这一步时，我承认我对自己的调查工作感到失望。我按照仪式问答辞的暗示找到这个地方，原来指望能揭开这个谜。可是现在我已经到了这个地方，却远远没有搞清楚，为什么这个家族采取如此精心筹划的防范措施。虽然我调查出了布伦顿的下场，可是还得查明他是如何遭到厄运的，我还要查出那个失踪的姑娘在这件事情上又起了什么作用。我坐在墙角的一个小桶上，仔细思索着整个案件。”

